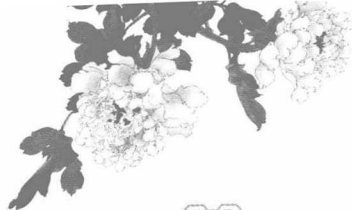


第一册

李恭皇后

原铨 著





第一册

孝恭皇后

原铨 著



雏凤鸣

第一卷

雏凤鸣

第一章	玉树阶前秀	002
第二章	骊珠掌上珍	008
第三章	夜阑家梦远	014
第四章	平地风波起	020
第五章	凝旒听秘语	026
第六章	新托露根浅	032
第七章	七窍玲珑心	038
第八章	云树灵谷寺	043
第九章	兰麝紫气来	048
第十章	松涛山雨重	053
第十一章	妖火连天烧	059
第十二章	有霜不杀草	065
第十三章	有风不落木	071

第十四章	画皮难画骨	077
第十五章	惊弦玉精神	083
第十六章	抛书午梦长	093
第十七章	只待牡丹开	099
第十八章	百花的芳菲	109
第十九章	蜂蝶欲轻狂	116
第二十章	争风胭脂褪	120
第二十一章	难消美人恩	130
第二十二章	经冬知暖意	138
第二十三章	愿欲托遗音	148
第二十四章	理蔓枝无语	157
第二十五章	绿云香罗衣	162
第二十六章	辨音嘲语落	170
第二十七章	踏破苍苔径	181
第二十八章	丽日百花明	191
第二十九章	朝光千门曙	199
第三十章	红烛昏罗帐	211
第三十一章	碧窗懒梳妆	220



第一章	花红易惹非	230
第二章	叶碧总葳蕤	240
第三章	老虎会发威	250
第四章	欣欣好春光	260
第五章	别院惊马嘶	269
第六章	菖蒲作端午	279
第七章	美质简琼瑶	289
第八章	客来茶当酒	294
第九章	含珠复蕴玉	303
第十章	价重双南金	313
第十一章	欲从白雪霏	324
第十二章	拂梅霜心挥	334
第十三章	隆冬不畏寒	344



第

一

卷



雏
凤
鸣





玉树阶前秀

第一章

很多年以后，孙清扬都记得永乐八年的初夏，她年方八岁初进皇宫的一幕幕。

盘旋曲折、错落重叠的宫殿逶迤不绝，殿里碧瓦金砖，虹梁绣柱，墙壁匾额上面画着飞鸟走兽，颜色绚丽。坐在内院代步的青帷小轿里向外望去，孙清扬只觉桂户雕梁，兰室椒房俱是重重锦绣，晓景丽云。

此一去，龙楼凤阁九重城，爹娘难再见了。

孙清扬心中虽然惆怅，面上却不敢流露出分毫，这里不比家中，处处都要如履薄冰，稍有差池，就是生关死劫。

同车的彭城伯夫人见孙清扬年纪虽小，一路上却神色自若，像是这琼楼阁宇，都似来熟了一般，心中暗喜。

当初彭城伯夫人因为孙清扬幼有美名，又是自己的家乡人，私下里就起了为皇长孙朱瞻基留用之意，可等到收拾妥当在将这小女孩带回应天的途中，她又不免生出悔意。

毕竟是皇长孙的亲事，别说她这个外祖母，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太子、太子妃也做不了主。她的这个决定，是好是坏，还真是难以预料。

一路上的悔意，倒被眼前这个女孩子进入京城后坦然的神色消除了大半，彭城伯夫人不由得露出笑意。

完全没有察觉到彭城伯夫人心事的孙清扬，只是按母亲所教，把彭城伯夫人当老人家，多笑多顺从。毕竟，远离父母，彭城伯夫人的喜欢，就是她如今的依靠。

这会儿看见彭城伯夫人侧头看自己，孙清扬抬起头粲然一笑，灿烂的笑容如同暖阳，一派童真，叫人心生爱怜。

这女孩子，仿佛没有忧愁，同行这一路虽然不多话，却眉宇舒展，即使偶然露出思亲之情，但凡有人看她，她就总是笑着，令看着她的人心里也欢喜起来。

眉目如画又聪慧可人，这样的女孩子，如同装在匣中的明珠，黑夜都遮挡不住她的光芒，自己不过是顺势而为，即使不能养在东宫，和孙女做伴也是好的。

念及此，彭城伯夫人把握在手中的小手捏了一捏，温和地问：“前些个教你的

那些，可都记住了？”

“都记住了，夫人放心，清扬定不会辜负夫人好意。”

听到这样自信满满的回答，彭城伯夫人更觉心安。

彭城伯夫人当然不知道，孙清扬离家前，母亲董氏特意告诫过她，出门不比家中可以任性，此去应天，要谨言慎行不说，万不可做愁眉苦脸状叫人生厌。她本来就是生性聪慧之人，自然明白母亲的担忧，知道家中父母兄弟的安危、荣华，从此都与自己休戚相关。

再不喜欢，也别抱怨。

想起母亲的这句叮咛，孙清扬越发走得从容，半点忐忑也未露出来。

不过是个八岁的小人儿，身板挺得直直的，面带微笑，倒有了世家小姐们的几分做派。

彭城伯夫人见此，暗暗点头，这孙家给女孩子请的教养嬷嬷，倒是下了苦功调教了。

进到长乐殿中，在丹墀下站定，孙清扬更是眼观鼻，鼻观心，跟在彭城伯夫人身后两步，有样学样地端然行礼。

给皇上行礼，自然是三拜九叩，一边早有机敏的宫女拿了锦垫在她们还没跪下时，就放在了膝头，待她们磕完头，又有宫女上前将两人搀起。

宫女们做事时全都是敛声屏气。

殿中坐着、站着的数十人俱是悄无声息。

在这里，行差踏错一步，怕是就会万劫不复。

孙清扬年纪虽小，却听教养嬷嬷讲了不少宫中的规矩，如今亲临其境，看得心惊，更是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应对。

“臣女（臣妾）参见皇上，参见诸位娘娘，皇上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千岁！”

“今几个都是自家人相聚，不用如此多礼，你们平身吧。小姑娘抬起头来给朕瞧瞧。”

孙清扬抬起头来，众人只觉眼前一亮。

孙清扬身着白色薄绢衫，藕粉色的礼服，粉雕玉琢，乌黑浓密的头发垂在肩上，光润可爱。通体一看，竟是找不出什么欠缺，虽然是个小人儿，却极力摆出端庄的姿态，额发分明，不由得叫人心醉神迷。

“近日朕和诸位爱妃频频听彭城伯夫人提起永城出了个美貌才女，早慧聪颖，知书达理，父亲孙敬文在永城也是克勤克俭，朕闻之颇为欣慰。”

皇上夸赞了两句后问：“孙清扬，你的名字可有来历？朕记得李白有诗云‘清扬杳莫睹，白云空望美’，白居易在诗中说‘张家伯仲偏相似，每见清扬一惘然’，你的名字可是出自这两处？”

“臣女代父亲叩谢皇上赞誉。皇上博学广记，臣女叹服。幼时也听过父亲吟诵这两句，臣女之名应该和这有关吧。”孙清扬一本正经地回答，虽然附和了皇上所

说，却不令人觉得是献媚。

“皇上，宫外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几个才算知道了，看这做派，倒像和长公主是两姐妹。这样貌长得，真真是‘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有美一人，婉若清扬’啊！”

清扬抬眼看去，说话的是个十八九岁，身着鹅黄色夹衫，缕金描凤的玫红色洋缎窄根袄，头上戴着翡翠八宝攒珠钗，中间缀着一颗翠玉的抹额，装束娇艳而不华丽，端庄中更带几分明艳，瓜子脸，体态轻盈秀美的娘娘。

清扬暗忖，这风姿绰约的形貌，应该是彭城伯夫人所说宠冠后宫的权贤妃娘娘了。听说权贤妃娘娘虽然是朝鲜人，却是出自书香世家，兰心蕙质，故能将中土文化引经据典。

听了权贤妃的话，皇上心知自己猜的那两句诗中颇有惆怅之意，多半不会用于名字的出处，倒是权贤妃所说，更应了此女的乖巧可爱，他看向贤妃的眼神更加宠溺：

“嗯，偏你个乖巧的，猜中了她名字的出处，玉雪如果在，应该也有这么大了，可惜，她去得早……也罢，就留下这孩子，叫她和玉容做个伴，也好解个闷。”

贤妃展颜一笑，其妩媚温柔，落在皇上的眼中，只觉四周的颜色与声音都逊色了。

皇上和权贤妃这些个眉目传情，孙清扬自是不懂，只觉得权贤妃生得美貌，就多看了两眼。

也不过只敢多看两眼而已，她可是牢记着母亲的话，在宫里头，少看少说，谨慎从事。

“可有读过书，平日在家都做些什么？”问话的是个三十多岁，穿着深红色遍地金的通袖袄，牡丹髻当中插着五支金镶玉如意丹凤簪，右戴一枝明珠金步摇、赤金镶珍珠的耳坠，温柔妩媚，观之可亲的娘娘。

孙清扬心想，这应是素有贤德之名，和贤妃娘娘一起总理庶事的王贵妃了。当下盈盈下拜作答：“臣女往日在家中，也没读过什么书，只用《三字经》、《千字文》认得些字，母亲教着读熟了《女训》、《女戒》、《内训》和《劝善书》。”

想了想，她又道：“平日里除开针线女红，父亲也会给臣女讲起皇上的文韬武略，让臣女在闺阁之中也明白今日大明的盛况，与皇上操心劳力、躬行节俭、知人善任密不可分。一粥一饭，当思皇上恩德，一针一线，当念来之不易。”

众人见她一个小人儿，稚声稚气的，说起这番话来，却又正词严，首尾呼应，偏小脸还一本正经的样子，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皇上也笑道：“孙主敬给你讲这些做什么，女子不能议政，你听了也是白听。”

“臣女父亲是怕我和妹妹在闺阁之中只知家长里短，养得目光短浅，故而讲些外面的事让我们多些见识，哪里敢议政？范文正公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是因为平日听说了皇上的雄武大略，臣女心生敬仰，听说到应天来能够得见天颜，开心得几晚都没睡好，今几个一偿平生夙愿，真是三生有幸啊！”

众人更是笑得乐不可支，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女孩儿，竟然说平生夙愿，那心满

意足的神情配上话语里的感叹，连平日最注重言表的贵妃娘娘都端不住手中的茶，旁边的宫女连忙接了过去。

皇上一听连这小小的闺阁中人也知道自己的威名，不由得圣心大悦，又疑孙清扬所说这一番话原是家人教好的，想巧言令色讨他欢心，遂不动声色地问：“噢，如此说来，你倒是个有见识的，朕都有些什么功绩，你倒说说。”

孙清扬不慌不忙地应答：“远的不说，只说今年二月，皇上调集大军远征漠北。五月，行至饮马河时，皇上询得鞑靼可汗本雅失里率军向西逃往瓦剌部，丞相阿鲁台则向东逃，就亲率将士向西追击本雅失里，只用了五日，就在斡难河大败本雅失里……”

“打败本雅失里后，皇上又挥师向东攻击阿鲁台，一路上杀敌无数，声威大震，吓得那阿鲁台坠马逃遁，鞑靼部当即臣服。皇上这样的雄姿英发，臣女听之神往，没想到有幸能够得见天颜。”

孙清扬言毕，又叩拜山呼：“我大明能够有皇上这样的明君，必定千秋万代，盛世昌隆。”

皇上虽然知道，这些话定是孙清扬的父亲在她离家前，特意讲给她听的，难得的是她能记得如此清楚，且说得如此情真意切。

歌功颂德的话，让一个小女孩娓娓道来，格外真实动人。

皇上的脸上，就带出了几分笑意。

座上都是七窍水晶心肝的人，当下，贵妃娘娘就向皇上笑说：“难得这本雅失里、阿鲁台，叽里咕噜的，她还能分得清，这一堆人名、地名，听得臣妾头都晕了。倒是她说皇上的好，都听得明明白白的。”

皇上微微颌首。

贤妃娘娘下首一个眉眼飞扬、姿容艳丽的娘娘掩口笑道：“可不是吗？读了这么多书，又有这样的见识，岂不和仁孝皇后一般，是个女诸生了。”

这话说的……

彭城伯夫人顿时色变。

孙清扬虽然不知这话的深意，却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忙伏身谢罪：“臣女哪能和仁孝皇后相比？不过因为自小身子弱，多看些书，消磨时间罢了。”

“吕婕妤就别吓小孩子了，她才多大点儿。”贤妃娘娘忙帮她解围。

“除开读书，你还学了什么？”王贵妃也打岔错开了吕婕妤的话。

“回娘娘，琴棋书画，针线女红，臣女都略学过一些。不过是为了哄母亲一笑，杂而不精。”

“那也不易了，小小年纪竟然学了这么些，难怪彭城伯夫人要把你这个小才女带进京城了。皇上，我看得用个金屋藏了，才能不辱没这样的人才呢！”

吕婕妤的话再次听得众人色变。彭城伯夫人心中暗苦，若皇上听了进去，把孙清扬留在后宫或许了太子，自己岂不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吕婕妤真是聪慧，才来我大明不过两年，就连金屋藏娇这样的典故都学会了。”坐在吕婕妤上首一个身穿天青色绣白荷花缎面小袄，圆髻，鬓角插了三支赤金石榴花簪，年纪和王贵妃相仿的娘娘笑道。

吕婕妤和权贤妃是同一年从朝鲜进贡过来的美人，因见通习中土风情的权贤妃颇受皇上爱重，她平日里，便也爱用些中土的典故。

有时，用得恰如其分，有时，不过是借此戳人心窝。

“我不过是偶然听来的，怎么，丽妃娘娘，这个典故不好吗？”吕婕妤偏还做出一派天真无害的样子，仿佛自己真是不懂，平日里皇上最爱她这个样子，所以此时虽是对着丽妃，眼神却看向皇上那里。

可惜皇上正喝着茶，根本没看见。

丽妃的眼角将她扫了一扫，也不答话。

彭城伯夫人心知皇上果敢、刚毅，素有威名，今日能容忍娘娘们在他面前如此明争暗斗，定有深意。

显然，自己做主将这女孩子带回，在皇上的眼里，多少是有些僭越了，若非孙清扬的父亲孙主敬不过是个九品小官，只怕皇上会误会自己为太子拉拢朝官，有结党营私之嫌！

到这个时候，也容不得后悔，彭城伯夫人有些担心地看向孙清扬。

孙清扬抬起头，嘴角含笑，神情娇俏，语气娇憨，格外有少女的天真烂漫，与之相比，吕婕妤的天真无害就显得有黄熟梅子卖青之嫌了。

她清朗朗地开口道：“婕妤娘娘说笑了，只有像诸位娘娘一般神仙似的人物，才配住金屋宝阁呢，如臣女这般乡野陋质，只得做个奉茶丫鬟罢了，也就是在偏隅之地，臣女才能得些美名。”

顿了一顿，孙清扬又说，“所谓才女之名，不过是彭城伯夫人对乡邻亲厚，偏袒着赞了些虚名，给诸位娘娘逗个笑。似娘娘们这般的仙姿丽容，臣女望尘莫及。”

她年纪再小，也知道教养嬷嬷所说，名门闺秀听了夸赞得谦虚自贬些的深意。好在，她自小听人夸赞，邻里之间小姑娘们的排挤、明枪暗棒的也遇到过不少，说出这一番话，倒也不难。

彭城伯夫人见机忙也附和：“可不是，婕妤娘娘谬赞了，臣妾见这小东西伶俐可爱，带进宫来给众位娘娘解个闷，别看她机警沉稳，私底下还是个抱着娘亲撒娇的，连在她娘肚子里的一年算上，虚岁也不过才十岁罢了。”^①

“虽说女子以针线女红为要，多学几本书，明理知事，也是好的。”沉吟片刻，皇上又说，“太子妃，这孩子年纪尚小，就养在你的宫里，也可以和瞻儿多亲近亲近。”

^①古人算岁数，娘胎一年也算，加之孙清扬的生辰为二月初三，年头生日一过又算一岁，所以实际年龄八岁，就成了彭城伯夫人口中的十岁。

下首一个雅致风韵、温柔敦厚的女子起来应了。

“夫人引荐有功，御赐金犀一簪。”

喜得彭城伯夫人连忙叩答谢恩，心里也松了口气，知道皇上是默许她将孙清扬许与皇长孙的提议，神定之余，不由得暗恼吕婕妤好口无遮拦，差点坏事。

大明朝为免后妃干政，外戚坐大，后宫选妃多是寒门低户，小门小户养出来的女子，能有什么见识。彭城伯夫人此次带孙清扬回来，就是想着由太子妃自小调教出来的皇长孙媳，见识不同，眼界广博，将来能够为东宫多些助力。

皇上爱重汉王朱高煦，不喜太子，他们这些太子一党，自是诸事谋划，处处考虑长远。

丹墀之上，皇上略一沉吟：“天寿山陵是百年大计，现在到了全面展开之时，需要更多得力的人，朕看孙主敬是个晓事的，就让他以永城主簿的身份监修天寿山陵吧。”

立刻有内侍记下。

孙清扬三拜九叩代父谢恩。

虽然没有升官，但监修天寿山陵，何等重要的职责，竟然就给了孙主敬，若非他有个好女儿，皇上怎么能知道他的名头？一时之间，殿内各人俱神色变换。

看样子，皇上心中对太子还是看重的，不然，如何会允了彭城伯夫人所请，还这样抬举孙清扬的父亲？

接下来，皇上与诸宫妃嫔又林林杂杂问了些，孙清扬自是对答如流，百问百答。见皇上爱重她，众妃也争相将宝玩金珠钏镯等做见面礼，赐赏丰厚，又邀她到各宫去朝见玩耍。一时间宫中俱知彭城伯夫人推荐了个才女进宫，德容言功，无不具足。



明珠掌上珍

第二章

谢恩之后，孙清扬随太子妃回到太子府。

太子府位于西华门内，占地五六十亩，内中格制、朝务与宫里相仿，府邸富丽堂皇，楼阁交错，斋室轩院风景秀美，碧水潋洄。

虽然已经见识过天家富贵，孙清扬去太子府时仍然是步步留意，事事小心，只在上轿进入城中时，从轿的纱窗向外瞧了瞧。

虽然只看了几眼，但那派繁花似锦，也令她知道京师里民丰物阜，繁荣兴旺，是别处无法相比的。

行了半日，轿子在一月洞门前落下，抬轿的、跟从的小厮们退了出去，就有身着青衣的婆子上来掀起轿帘，扶了孙清扬下轿。

有一个婆子见她在张望寻找，就上前低声说：“太子妃从正门进了，一会儿就能见着。”

孙清扬暗自吐了吐舌头，对自己刚才东张西望的不稳重有些后悔，她谢了婆子，扶着她的手，进了月洞门。

月洞门内，两边的抄手游廊连着厢房和正房，均是雕梁画栋，碧纱蒙窗。

从回廊穿行到了太子妃所居住的昭阳殿，殿门前的台阶上，立着七八个穿粉色绫袄、天青色褙子的宫女，一见她们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说：“太子妃殿下正念呢，说今儿个这路走得长了点，可巧就到了。”

有两个宫女在前面引着孙清扬往殿里太子妃日常居坐宴息的小正房走去，远远地看见她们过来，小正房前立着的宫女一个掀了帘笼，一个往里面回道：“孙小姐到了。”

进得门去，只见太子妃已经不是在长乐宫中的打扮，她松松挽了个堕马髻，穿着家常杏色蝶纹妆花缎褙子，鬓角戴了朵红珊瑚镶蜜蜡的珠花，斜靠在万字不断头的罗汉榻上，一个小宫女半跪在榻前，用美人槌给她轻轻敲着腿，榻前四个大宫女侍候着，榻后立着一个四十多岁、面容白净的中年嬷嬷。

见孙清扬进来，那嬷嬷笑着和太子妃说：“这就是表小姐啊，看这容貌品格，

倒是和太子妃幼时有些像呢，长得可人疼。”

“偏你是个嘴巧的。”太子妃好脾气地回了那个嬷嬷一句，又朝清扬招了招手，示意她上床去。

清扬行了个礼，自觉位次不应上床，只在床边排着的椅子上坐了。

太子妃朝身边立着的人笑着说了一句：“倒是个知道进退的丫头。”

面容白净的嬷嬷笑答道：“夫人选的，自是好的，等闲的人，也不会给您荐了来。”

这个嬷嬷是最合太子妃心意的老人儿——单嬷嬷。

太子妃挥挥手，身边服侍的人，连捶腿的小宫女都退了下去，只留单嬷嬷在旁边侍奉。

“嗯，夫人的眼力一向不错。”太子妃赞了一句，又对清扬说，“你不必如此拘礼，皇上既然叫你养在我宫里，我们就是母女的情分，不用像外客一般，上来陪我坐着。”

虽然彭城伯夫人是太子妃的亲生母亲，但太子为储君，以太子妃的身份，就不能再唤自己的亲娘一声母亲了，平日里，只是以夫人相称，以示君臣有别。

清扬笑着应答，却只坐在床边，笑嘻嘻地看着太子妃，眼中流露出孺慕之情，看得太子妃心中一软，将她搂在怀中，“可是想你母亲了？”

“是，太子妃您温柔可亲，看臣女的眼神，就像母亲平日那样。”

太子妃叹口气：“说起来，你也不过就是个才十岁的小人儿，比三皇孙、五皇孙大不了几岁，可怜啊，这就离了母亲。”

单嬷嬷在一旁排解道：“怎么说起可怜了？她能有太子妃宠爱，天下多少人羡慕还来不及呢。”

清扬腻在太子妃怀中，仰脸笑答：“离家前，母亲也说臣女能蒙夫人青眼，到这京师来，是难得的福气呢！”

单嬷嬷审时观势，看出来太子妃对这娇媚可爱的丫头甚是喜欢，忙说：“可不是呢，今几个能养在太子妃这里，那得是多大的福分，表小姐生得这样好看，再由太子妃调教着，过个几年，可不就跟嫡亲的一样。”

“单嬷嬷说得对，瞻儿快要行冠礼了，多少人荐了名门贵女来，都没得皇上喜欢，偏偏就你得了眼缘。以后是我家的人了，可不就跟女儿一样，但这宫里的缘由，倒不好叫其他人知道，对外只说是远房亲戚家，就按嬷嬷所说，唤一声表小姐吧。除开行国礼之时，你别叫我太子妃，叫姨母就行，也别自称臣女，在我这儿，就和在你母亲跟前一样。”

清扬一听，忙下床重新行礼，亲亲热热地唤了声“姨母”，听得太子妃满心欢喜。

皇长孙过些年就要成人，长孙妃不管是谁家出来的女儿，都不及自己调教的合心意，这孩子由自己养成，将来定是感情深厚，所知所学必能按照皇家所需。况且，这孩子还生得冰雪聪明，这般的称心如意……

“上午在宫里，人可都认全了？”太子妃笑盈盈地问孙清扬。

“之前彭城伯夫人给了我一份名录，让背熟了，在宫里见了人，就对照着认，基本上认全了。”

单嬷嬷惊喜地说：“看看表小姐这伶俐劲儿，奴婢在宫里这许久，人还认不全呢，她去一回，倒都整明白了。”

“嬷嬷夸奖了，是彭城伯夫人指点得好。清扬年纪小，以后还要嬷嬷多点多醒呢。”

孙清扬按照母亲所说，多说好听的话，笑嘻嘻地望着单嬷嬷。

太子妃从榻上小几上摆的果盘里拿了粒大枣喂到孙清扬嘴里，又问她：“可看出什么没有？别藏着，我要听你的真话。”

“清扬不敢，”待大枣下肚，枣核吐出来，孙清扬才笑着，声音甜甜地回话，“进宫去了，只觉得哪儿都是花团锦簇，很好看，倒不知姨母问的是哪一桩？”

太子妃叹了口气，知道自己急于求成了，即便孙清扬再聪慧，可毕竟只是个不足十岁的孩子，博闻强记可以，想她会察言观色未免有点难。

她想了想，点拨孙清扬道：“贤妃娘娘最得圣宠，皇上的眼睛大多都在看她，看的时候都是笑着的，贵妃娘娘最知圣意，说话前必先看皇上的神色。丽妃娘娘和贵妃娘娘交好——”

孙清扬恍然大悟点了点头，想了想，她犹疑地问：“只是清扬不明白，婕妤娘娘和贤妃娘娘不是一个地儿出来的吗？怎么她对贤妃娘娘倒像有气似的？”

永乐六年，皇上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一万两、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朝廷献马的回报。同时要求朝鲜广选美女进献，以充后宫。

有五位朝鲜淑女连同十二名侍女、十二名厨师一起被送往京师，入宫后，权氏被册立为贤妃、任氏为顺妃、李氏为昭仪、吕氏为婕妤、崔氏为美人。

这些彭城伯夫人给孙清扬名录里的资料，她过目不忘，自是记得清楚。

轻轻捏捏孙清扬的面颊，太子妃笑道：“也难怪你觉得奇怪，这女人间的事啊，你还不不懂。贤妃娘娘和婕妤娘娘虽然都是自朝鲜出来的，但在后宫之中，一个人得了宠，其他人自然就失了宠，难免有怨。”

孙清扬嘟起嘴：“怨了就能得宠吗？还不如守望相助，毕竟一个地方出来的，比别人也多了些乡土情。”

这句话听得太子妃若有所思，心道孙清扬年纪虽小，倒是个一通百透的，只要好好调教，将来定能省不少心力。

虽有心多说几句，但事关皇上后宫，她也只能点到为止，前面问几句也不过是看看孙清扬在宫里看了多少记了多少，是不是个有心的。

笑了笑，太子妃丢开这个话题，问清扬：“你到应天来，身边跟了几个人？都是多大年纪？”

“除了教养嬷嬷陈嬷嬷外，只有两个丫鬟，一个叫杜若，十三岁，一个叫云实，

十二岁。都是家生子，打小陪我一道长大的，所以母亲这次让她们一并陪了来。”

“我听夫人说过，那教养嬷嬷这次进京，是想还家去，在身边待不了多久，那两个丫鬟年纪都太小，当不得事。”太子妃听后，皱了皱眉。

单嬷嬷连忙说：“要不比照郡主配几个人吧，表小姐大了，不用再配乳母，太子妃不如给她挑个掌事的女官，杜若和云实就贴身掌管钗钏盥沐，再配两个大丫鬟，六个小丫鬟，四个小太监和六个洒扫房屋粗实的媳妇。平日里再由东宫里的四个教引嬷嬷教她规矩。”

“人多，太打眼了，就按太子嫔家来的两个小姐的份例给安排着吧，表小姐人小，挑人的事嬷嬷给上个心。”

“太子妃放心吧，定给表小姐挑好的去。”

见太子妃露出了倦意，单嬷嬷又说：“奴婢先遣人带表小姐下去吧，太子妃也该歇歇了，府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回您呢。”

“嗯，给表小姐选的哪个院子？”

“碧云阁，还算雅致僻静。”

“嗯，那院里的桂花长得好，离我这儿也算近，以后有什么事，出入也方便，嬷嬷叫人带她下去吧。”

孙清扬乖巧地给太子妃行了礼，随单嬷嬷唤进来的丫鬟出了门。

听到脚步声远去，太子妃方才问单嬷嬷：“嬷嬷看着如何？”

“太子妃和夫人看着好的，自是好的。”

“别拿这四平八稳的话回我，只说你自己看的。”

“小小年纪，就知进退，不光聪明伶俐，做事说话儿的乖巧劲儿真惹人疼，虽然礼节不及宫里齐整，但那份娴静沉着，一千个人里也挑不出一个来。何况那面貌，这么小就好看得叫人移不开眼，等长大了，还不知道怎么个千娇百媚呢。”

“说到嫁娶，咱们皇家，和平常百姓也是一样的，娶妻娶德，娶妾才娶色。”

“德色兼备的，岂不更好？”

太子妃若有所思：“是更好，可就是德色兼备，也未必就能让人喜欢，你看爷……”

太子妃话没说完，单嬷嬷就知道她这是在说太子去年年头才纳的郭氏。那女人虽然姿容较太子妃还是有所不及，但她不似太子妃处处要讲恭顺贤德，讲究正妃的仪态，以至于端庄有余而妩媚不足。

那郭氏不仅巧笑嫣然处自有一段风流，平日里更是对太子百般顺意，去年十一月得了八皇孙朱瞻圻，更令太子恩宠。近日里，太子到太子妃这里也不过就是按祖制，初一十五来应个卯，其余时候大多宿在郭氏那边。

和太子患难与共的太子妃，虽然平日总是宽厚贤德，不屑和一个妾室计较长短，争宠夺爱失了身份，但面对心腹单嬷嬷，仍不免会流露出寂寞之态。

什么时候，那双只执着她的手，只肯握着别人了！

单嬷嬷是太子妃跟前的老人儿，自是知道如何安慰，当下忙笑着宽慰太子妃：“凭那些女子再新鲜，也不过就是几年的光景，别说太子爷的心里明白谁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皇上对您也多有回护，若不是您，爷的位置，还不见得能有这么稳呢。只看看几个王爷，哪家也没有我们府里的皇孙多，就知道您的仁厚了。就是那郭氏，太子妃若不要她生，她能生得出吗？”

“嬷嬷这话再不可说第二次。”太子妃忙喝止道，“是我跟了爷才有今日的荣华，爷的位置那是皇上定夺的，和我没有半点儿关系，夫贵妻荣，我也是凭仗爷才得来的富贵。再一个，子孙繁盛，是爷和我的福分，哪里有不惜福还损着的道理？”

“奴婢失言，再不会有下一次了。其实也就是您说的这个理，夫贵妻荣，这府里只有你是妻，其他都是妾，再得宠，也占不了您的位分去，就是想动摇您半点，也不可能。”

太子妃转了转脖颈，又捏了下肩：“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不说这个了，我在殿上听清儿说她父亲会给他们兄妹讲些庙堂之事，可见不是个才短气粗的。”

单嬷嬷上前给太子妃轻按肩膀，笑答道：“可不是，奴婢听夫人说表小姐的母亲董氏，相貌好不说，除了表小姐，还育有三子，可见是个易生养的，日后皇长孙娶了过去，定是多子多福的。”

太子妃点了点头：“可不是，那董氏平日里相夫教子，府中妻妾和美，让那孙大人只管尽心政事，这就是贤妻。你看清儿这次来，她连乳母都不给带上，虽说有个教养嬷嬷，是宫里头荣退的老人儿，能够教习不少，可很快就要归家养老……”

单嬷嬷明白过来：“可不就是您说的这个理，依奴婢看，那董氏让两个不知事的小丫头陪着表小姐，这一是示弱，二是表明不会藏私，单她这份玲珑心思，宫里比得上的都没几个。表小姐有这样一位母亲，难怪会那般聪慧！”

太子妃微叹了口气：“但愿如夫人所说，只盼这样家庭出来的女孩子，能够成为我们瞻儿的助力。”

单嬷嬷上前给太子妃轻按肩膀：“太子妃看得真明白，要叫奴婢看，哪能分清这些！只是奴婢心里度量，有太子妃教导着，怎么着也差不到哪儿去，况且表小姐天资聪颖，这自小由您培养着，准比等皇长孙冠礼后从外面娶的合心意。”

“但愿如此。只是她太早慧了，我怕她慧极易伤啊！”太子妃对着单嬷嬷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就拿我来说，当姑娘那会儿，早早就被教导要明晓事理，十五岁及笄后嫁了太子，就要打理这府里上上下下几百号人，可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未必有这样的做派，我只怕她太惹眼了招人妒忌。”

单嬷嬷笑起来：“皇长孙那性子，只怕驽钝的也入不了他的眼，奴婢看表小姐坐了半天，没有多说一句话，眼睛也不乱看，可见是个心里有数的，再说左右有您护着呢。过些年，您就能喝上媳妇茶了，省得从外面招了人，还得费心调教。”

“嗯，瞻儿也快从行在回来了，希望她能得了瞻儿的眼缘，虽说在我们这样的人家，娶妻最要紧的是德容言功，但我这个做母亲的，还是希望瞻儿他日能够夫妻